第一章　为智慧预备居所

智慧已为自己预备居所。

（*Sapientia aedificavit sibi domum.*）

《箴言》9：1

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，本书的主题对我来说就已是一首曼陀罗，这首曼陀罗一直伴随着我，而我则努力伴着它的节律生活。不仅音乐会在我们心中回荡，思想也会。会听的不只是耳朵；心灵也在听，整个身体，也即一个人的整个存在都在听。智慧的语言能够连结耳朵、身体和心灵。

我们习惯于读词。我们几乎已不再‘吃’词，更不习惯于让词变得有血有肉，并且去体现它们。情况确实如此，尽管这两个比喻源于基督教《圣经》。

为智慧预备居所——这是邀请人在人（Man）的心中营造一个幸福之家。我们如何落实这些词？我想就智慧作些反思，以促进真正灵性的实践。“为智慧预备居所”这个短语包含了有关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洞见。我们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从从容容、不带任何先人之见、不怀期待地反思这一短语，并领会它在此时此地的意义。

◯ 智慧

1. 所有的传统都以不同的方式、用不同的言语、从不同的侧重点赞美智慧，哲学是其中的一种方式。智慧的理想似乎是人的一个不变量。每个人、每个民族都揣摩并努力想得到可被称为智慧的东西。但当今智慧的概念与它传统的形式相比，多少被扭曲了。智慧总容易被遗忘,然而,目前它已得到一个坏名声,它已在这个时代的技术统治中被扭曲，并且为科学世界观的巨大成功所取代。今日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便利，也提供了过剩的信息。现代智慧看来就像一个富裕、美丽、有教养的女子,她施予我们礼物,以宜人、周到的方式招待我们,替我们转播信息,并让我们富足起来。这些好处的代价是使我们的生存复杂化。

然而，这并非这位女子的传统脸谱。我们必须重新发现、揭示和打量这位女子。我们不再熟悉智慧的真面目；智慧的真面目被隐藏在智慧的浓妆艳抹之下（参见《约伯记》28:21）。不管是科学家、商人、政治家,还是宗教专家——他们当中几乎再没有人去努力成为圣人。相反,他们将智慧等同于一种实践上的精明,如果要等同于

什么东西的话。[1]“我智慧与精明同居”(《箴言》8:12),智慧说,但我并不与精明同一。智慧要求有洞见、技能和才智 然而,智慧是继所有这些东西之后的(也许应该说,智慧‘经历它们又超越它们’),并且抵达实在的另一不同层次、另一深度。

那些在《圣经》传统中感到自在的人,都熟悉智慧书和犹太传统中关于智慧的言论。[2] 这些古老的经文评论与古埃及有关的种种境遇,讲述了智慧的形象,讲述得比我在此所能描述的更为清晰。我不必重复这些经文;相反,我要邀请读者进入一场个人反思。在此我预设读者对这种智慧文学有一定的了解,然而,我的意图不是要提交一篇有关过去历史的论文,而在于提供一种引介,我们通过这一引介可以体验智慧。[3] 我想与智慧小戏一会儿,因为我知道她也喜欢有人与她玩耍(参见《箴言》8:30—31)。

①所罗门的智慧及其先例,如埃及人阿孟诺普(至少较所罗门早1 000年)的工作,可被视为这种精神的圣事形式。耶和华对约伯说:“敬畏主就是智慧,避恶就是聪明”(《约伯记》28:28),这与《箴言》1:7相联系。

② 它们新近辑录在 Thomas Schipflinger, *Sophia-Maria* (Munich and Zürich: Verlag Neue Stadt, 1988)中。

③对这一老问题的详尽介绍,参看载于 *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* (ed. G. Kittel and G. Friedrich, Stuttgart : Kohlhammer)上的关于 *sophia* 的几篇论文;关于希伯来圣经,参看载于 *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Alten Testament* (ed. G. Botterweck and H. Ringgren, Stuttgart: Kohlhammer)上的论文。

智慧一词在词源学上与洞见、知识（*vidyā*，*veda*，*idein*，*videre*）有关。希腊文 *sophia* 和拉丁文 *sapientia* 都指向经验、技能和品味。尽管智慧一词在其他语言中指向不同语境，但似乎总包含技能和品味这两个方面。圣波拿文彻（St. Bonaventure）根据品味（*sapor*）和知识（*sapere*）推断智慧（*sapientia*），从而阐明了这一点（*Sententiarum* Ⅱ，d.4，dub. 2）。由此他表明了智慧既具有情感，有与感觉、味觉相关的一面；又具有理智的、认知的和科学的一面。智慧既是行动、实践（*technê*），又是知识、理论（*epistêmê*）。《圣经》上说："智慧是谦卑"，对此奥古斯丁作了注解，波拿文彻则予以重提。这意味着智慧与一切存在之源有一种孩子般的、孝顺的关系。①

赫拉克利特曾说，健全的思想（*sôphronein*）是最大的善；智慧就是言说真理并通过听从本性而按本性行事。②他在另一处说道："智慧只在于一件事，就是认识那通过

①《约伯记》28:28。拉丁文圣经译作："*Ecce timor Domini ipsa est sapientia，et recedere a malo intelligentia.*"奥古斯丁（*De Trinitate* 14.1）把 *eusebeia* 与 *theosebeia* 区分开来，把这两个概念都归为"*Dei cultus*"。他将上述句子译作："*Ecce pietas est sapientia；abstinere autem a malis，scientia.*"关于波拿文彻，参看 *Sententiarium* Ⅲ，d. 35，a.u.，q.1（*Opera omnia*，ed. Quaracchi，Ⅲ：774）。

②赫拉克利特，残篇 112。"以一种健康的方式进行思考是最大的美善，智慧在于言说真理以及通过听从本性而按本性行事。"

万物来引导万物的思想。’[1]这一说法让人想起佛教中的缘起(*pratītyasamutpāda*),[2] 还有印度教湿婆教派中的“凡事彼此关联”(*sarvam sarvātmakam*)。[3]

所以，我们所走的第一步将我们引向这样一个洞见：智慧犹如一种塑造我们生活的综合经验。

2. 我们现在要做的，不是更加具体地描述智慧的不同方面,而是集中论述何谓‘不智慧’,并通过智慧的对立面学习智慧在当今对我们有何要求。智慧的对立面不是笨拙和无知，因为智慧不仅仅在行动和知识中拥有位置。此外，智慧的对立面也不是愚蠢，往往，正是愚人或傻子是圣人，甚至在西方文学中也都是这样。词源上告诉我们，愚蠢和缄默是相互关联的，就如它们对应的德语单词*dumm*和*stumm*一样。从词干看，愚蠢和口吃、结巴、击、推有关。圣人往往是沉默的。听到赫拉克利特非常富有西方传统精神的阐述，这对我们这个时代很有启发，也很重要。智慧的对立面是全知(*polymathia*)。确切地说,想要全知的根源是真正的‘无智慧’,这一根源是要求认识许多事物的结果，而这一要求——佛陀会加上一句——又是一切苦难的根源。但如果它存在于个人之

①赫拉克利特，残篇 41。代尔斯(Diels)将之译作“:只有一件事是智慧，就是理解这思想，这思想知道如何按万物自身的方式引导万物。”

② 参看拙著 *The Silence of God* (Maryknoll, N. Y.: Orbis Books, 1989).

③ 如 Abhinavagupta, *Parâtrîshikâ-vivarana*,随处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中，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应压制它。然而在赫拉克利特看来，全知也不会带来理解或获得智慧。①

赫拉克利特的话在当时，也即公元前 5 世纪，就很富有批判性，他已将矛头直接指向色诺芬尼，甚至毕达哥拉斯。他的话批评了将专业方法用于获得智慧的种种做法。这一基本的批评从哲学的近代发展情况来看更是激进。在可称之为针对笛卡尔的预先批评的见解中，赫拉克利特强调：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如果为了对世界及其构成部分有所认识而必须将知识加以划分的话，那么真正的智慧在那里是不可能的。赫拉克利特明确反对对知识的分割，反对把分析作为理解的必要手段。② 这使得他和我们当今的关系非常密切。

这几乎是反常的：我们这样受到信息的轰炸，似乎没有信息就不可能过一种人的生活似的。无论我们怎么称呼，科学的进步不是别的，正是专业知识的扩展，专业知识越分越细，以便让我们了解得越来越少。然而，真正的问题在于：这种方法对我们已成了一个重要的条件，我们现在把它的分析途径视为“自然的”。虽然我们说研究，我们指的却是对自然的干预。

不管现代科学会是什么，也不管它对精英群体有何

①赫拉克利特，残篇 40：“全知不传授理性(奴斯，*nous*)”(代尔斯)。

② 富米·塞卡格奇(Fumi Sakaguchi) 写道：“结果，佛教抛弃了区分和中立的思想方法以及思维的分析方式”(*Der Begriff der Weisheit in den Hauptwerken Bonaventuras* [Munich and Salzburg: Pustet, 1968], p. 77)。

好处，这种知识可以被剁成碎片，一个人一旦朝那方向前进，科学的发展就强迫他继续从事剁碎片的工作，这样的知识根本就不是智慧。我们总发现有更细的划分，作出更多的发现，得出更有趣、更吸引人的结论。然而到最后，我们无法把事物组合在一起——犹如拆散玩具的孩子一般。我们再也玩不了了，因为我们已将实在分割成不同的部分，而且太忙于对这些不同部分的分析。

整体主义的态度已经丧失，因为人已被还原成理性，理性已被还原成理智，而理智则已被还原成区分的能力和阐明事物的运行法则的能力。这种知识在生活中无疑有其位置，甚至是有益的。问题不在于知识本身，而在于我们极力主张走这条分析道路，从而忘掉了事物的整体性。我们称之为忘却自我（ātman），也即遗忘其中心穿过我们的整全者。（为了避免在这一点上陷入哲学讨论，我不提对存在的遗忘；不过我认为海德格尔也已看到这一问题。）

智慧的简朴性不是一种做作的生活简单化，而是发现我正触及到了整个实在。它也意指我能够靠近实在，认识实在，如果我不忘却自己，不在这个过程中切割自己，不将实在对象化，并因此将我自己转变成一个分离的主体的话。只有当理论和实践结合时，也只有当我对知识的需求不独立于我的生存时，一种整合的经验才会发生。无论何时，只要我的心保持纯洁，它就会发生。许多传统说，求知(关于善恶的知识)是人类的原罪(《创世记》

2:17) 这里的罪意指对万物相互关联性的拒斥以及与它的分离。

因而，这一反思的第二步让我们更加接近自己。它向我们表明，智慧作为一种总的生活态度，依赖于我们自我的透明性和我们生活的真实性。智慧是个人与实在的和谐，与存在、道、天、上帝、无……的一致。

3. 智慧和真理都不只是一种基本的思想价值。已经指出，智慧是一种态度，它植根于经验，所以它也包含理解与行动。智慧之知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理性活动，而且触及到了实在，这是一种觉悟，可比作一种"不知"。东西方传统都不断提醒我们这一事实。西方的"否定"传统/"知道不知"(*docta ignorantia*)传统/"无知之云"传统已有2 500多年历史。法官丢尼修斯(Dionysius)说："今生与上帝真正相联的人，是和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上帝联结在一起了。"[①]托马斯·阿奎那(Thomas Aquinas)明确肯定这一点。[②]阿奎那确信：人类关于上帝的终极之知首先在于认识到我们不知道上帝本身。[③]伊娃格里尤斯·庞蒂克斯(Evagrius Ponticus)宣称："到达无尽的无知(*agnôsia*)的人有福了。"[④]

① Dionysius Areopagita, *De Mystica Theologia* Ⅰ, 3 (*PG* 3:1 001).

② Thomas Aquinas, *Summa Theologiae* Ⅰ, q. 12, a. 13, ad 1.

③ *Illud est ultimum cognitionis humanae de Deo quod sciat se Deum nescire in quantum cognoscit illud quod Deus est* (*De potentia* Ⅶ, 5, ad 14).

④ Evagrius Ponticus, *Kephalaia Gnostica*, *Centuria* Ⅲ, 88.

《奥义书》的智慧告诉我们:我们应该奋力以求的不是杂多，而是这样的东西，我们一旦发现它即可理解它。[①]有这样的东西吗？我凭什么能理解那使得所有理解发生、使得对万物的理解成为可能的东西？许多传统(倘若不是几乎所有传统的话)都强调理解的主动性和转变性：一个人成为他所理解的东西——同时只理解一个人愿意成为的东西。中世纪经院哲学这样说道：一个人只理解他所爱的东西。最重要的是这种成为使人得以与实在相沟通。

既然真理和智慧皆含生存论特征，那么它们是合为一体的。[②]《罗摩衍那》上说:"事实上,古圣和诸神皆崇尚真理(*satyam*)：无论谁在这世上谈论它，都会进入至高的居所"(Ⅱ, 109, 11)。在另一个诗节里又说:"智慧(*satyam*)就是世上的神。正义总被建立在智慧之上。万物都植根于智慧。在智慧之上没有更高的层次"(Ⅱ, 109, 13)。"大地以智慧为基,因为智慧,太阳普照,因为智慧,风儿吹拂;万物依赖于智慧。'[③]《摩诃婆罗多》上

① BU Ⅱ, 4, 14:"由彼而知此一切矣,则由谁而知彼耶？唯！复由谁而知此知者耶?"(*yenaidam sarvam vijânâti, tam kena vijânîyât, vijñâtâram are kena vijânîyât*.)

② 参见拙文"Die existentille Phänomenologi der Wahrheit" *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der Görresgesellschaft* 64 (1956), pp.27—54。

③ *Vriddha-Kānakja* Ⅴ, 19,转引自 V. Böhtlingk, *Indische Sprüche* (St. Petersburg, 1870—1873; Weisbaden: Harrassowitz, 1966), Saying 6 741.

有一诗节这样说："凭借智慧，达磨（*dharma*）得以维护；凭借勤奋和实践，知识（*vidyā*）得以维持；凭借洁净，美丽得以保持"（V，1 132）。基督教经院哲学相当平实地陈述道：一个人"应从理智出发，达到智慧"。[①]真理通向智慧，但不是自动地或独立地通向智慧。

处处可见到人对智慧的渴求，而且这似乎是人最为独特的渴求。植物喜欢阳光；动物要快乐；人类也要快乐，但其方式要深沉和强烈得多。人之为人，是因为他或她能获取智慧而且渴慕智慧。第三只眼、拯救、觉悟、开悟（*satori*）、复活——所有这些皆为智慧的象征。我们确实可以说，在这一意义上智慧是人的一个不变量。

智慧不是通过知道许多事物而是通过不知道而获得的。一个人必须径直穿越理智，因而不是否定理智而是超越理智。只有在那时，知识才不是生活的障碍。《由谁奥义书》严峻地告诉我们："思'此'而有得，其人不知'此'；识者不知'此'，不识乃识'此'"（Ⅱ，3）。[②]这一说法甚至超出了苏格拉底所说的。它告诉我们，那些知道的人并不理解。因此，那些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人仍在知这一面，并不真正理解。保罗（Paul）称他们是"博学者"。

① "*Ab intellectu inchoandum est，et perveniendum ad sapientiam*"（Bonaventure，*Hexaemeron*，col.3，n.1［O.o.Ⅴ，343a］）.

②译文参用徐梵澄译，《五十奥义书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，第 254 页。*Avijñātam vijānatām vijñātam avijānatām*；另参看 *Rig Veda* Ⅰ，164，32.

他们是学者、教授,以及其他所有自我标榜的‘圣人”,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。但如果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就不可能快乐。只有那些非常无知以至意识不到这一事实的人才是圣人。在此绝无自命的余地。

这一说法不是一个悖论,而是人的一种深沉经验,可为任何人所感受到。这是对任何精英论的智慧概念的全盘否定。因此，希伯来圣经说，谁都可以走向智慧，并因智慧的果实得以强壮(《箴言》9:3ff.;《便西拉智训》24:19).

然而,保罗将二分法引入基督教思想,使得基督教思想与宗教史上的其他许多传统形成鲜明对照。保罗谈到两类智慧：世界的或凡人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，这属神的智慧将永远是个奥秘。① 保罗的区分导致了基督教传统的二元论，许多基督徒至今还没有从中完全解脱出来。虽然这一区分在保罗当时的处境中是切实的、有益的，但它在宗教史上导致了一个独特的、影响深远的发展，智慧的基本特征因这一发展而在时间中变得模糊。

这一反思的第三步似乎使得我们放开智慧。“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”(《道德经》第 56 章;另参见第 81 章)。谁相信‘达到’智慧,谁就得小心不要绊倒,保罗警告说。根据世界各地的传说,路匪、罪人、奴隶……最终要得救，

①参看《哥林多前书》1:19—23,26—30;2:4—7;3:18—20;4:10;《歌罗西书》2:8;《罗马书》12:2 等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而僧人、禁欲者、(表面上的)圣人将要迷失。依据《奥义书》、印度教的湿婆教派和基督教，得救者不是想要得救者而是被“拣选”者。所以，这第三步将我们引向纯粹的恩典，我们的意志对它无能为力。

○ 居所

1. 居所不是一件外套。它不是个人的，它的拯救也不是私人性的。它不是为了我，我不能简单地占据、操纵和享用智慧。我不能简单地使用它，即便是为了某种有益的事业；我也不能耗尽它或者滥用它。另一方面，理智可以被操纵并被用作武器。任何人都可以运用理智并获得成功；任何人都能够压服和说服知识较少的人。至于理性，情况也一样。① 可是，把智慧用作武器，用作为了实现某个特别目的的工具，这与智慧的本性背道而驰。智慧不是一个对象，它甚至不是有用的，它并不有益于任何事物。它不是一个佣人。它完全是过剩的。它只存在于充盈之地，只存在于能让智慧满溢之所。人不能用智慧装点自身；人无法得到智慧；人无法征服智慧、俘虏智慧、把握智慧，然后或许将它用作善的事业。总之，什么样的个人主义都不会找到智慧。

①参看拙文“La dialéctica de la razón armada”, *Concordia* 9 (1986), 68—89

在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中“居所”一词的希腊文是*oikos*，其含意根本不是现代人可能理解的：多少是个舒适的避难所，它“保护”我们——从词源上说——并且于我们的福利为必需的一切赏心乐事一应具备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将会很舒适，并在某种程度上是快乐的。“为智慧营造一个居所”并不是指给智慧提供一个避难所让它住。这是这一现代文化（它为数字所困扰）的标志：几乎在所有城市，房子（还有街道）已丧失它们的名字或者从来就没有名字；相反，房子是凭数字相区别的。“营造一个居所”并不意味着我一旦知道我拥有私人财产，手上掌握着七把钥匙，就克服了某种无家可归感，并且可以在那里享用“智慧”的效益。现代人常被描述的无家可归感是由这样的事实造成的：科学宇宙论不能够为人提供一个属人的居所。科学的世界不是居所。人迷失在“膨胀的”宇宙的量之沙漠中，迷失在一直追溯到我们动物祖先的千百万年历史链条中。人无家可归，是因为科学世界观已丧失人的维度，人甚至不单单是无家可归，因为这一世界观的居所不是由智慧而是由推测性的计算建造的。在这样的宇宙中，一个人不可能有在家的感觉。难怪流动已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。数以百万计的旅行者只是逛来逛去，只是观光；美国公民平均每四年改变一次住址。一个不是由智慧营造的家就不是一个家。

因此，居所的第一个维度是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家园。这世界是所有人——无家可归者、穷人、民众——的居

所。波拿文彻以其真正的方济各会式的方式把智慧说成是多面的，以至可以以多种方式体验，并且对骄傲者变得模糊不清，对谦卑者变得清楚明白。① 智慧不复杂它不是多方面知识的总和，甚至不是大量经验的总和。人无法积聚和累积智慧。绝不可能有什么智慧的资本化。相反，这居所是行人的客栈，它附有为世上每一个朝圣者预备的露天庭院。我能否将艾克哈特大师（M. Eckhart）的“隐退”（*Abgescheidenheit*）解释为被所有排外主义所排斥的状态？②

人（Man）居于一个有人居住的和适于居住的世界。一个人无法体验智慧，除非他视整个世界为他自己的家园。这对现代人来说比对以往一代代人来说都更为困难，尽管现代人有时更为安全，因为现代人普遍生活在一个缺乏天使、幽灵、诸神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存在物的世界里。城市居民不与森林里的动物同居。由于把我们自己视为仅仅是一个定量宇宙中一个个孤立的原子，我们不可能将世界体验为一个居所。我们不再能够体验占星

① “*Haec igitur sapientia dicitur multiformis, quia multi sunt modi exprimendi, ut etiam veletur superbis, aperiatur humilibus*” (Bonaventure, *Hexaemeron*, col. 2, n. 12 [O. o. V. 338b]). 其中所含的圣经意蕴是很明显的 参看《路加福音》1:51—53;10:21;《马太福音》11:25，等。

② 参看 Meister Eckhart, *Von Abgeschiedenheit*. *Deutsche Werke*, vol. 5, ed. J. Quint (Stuttgart: Kohlhammer, 1963), pp. 377—458（文本，pp. 400—437 译文，pp. 539—547）。

学所宣说的和大格列高利（Gregory the Great）曾骄傲地作过如下评注的内容：“人不是为星星而造，星星却是为人而设。”[①]托马斯·阿奎那强调了这一观点：“智者甚至驾驭星星。”[②]因而，两人都承认占星学的前提，即人与星星有联系。只是他们反对人为星星的排列所支配。

总之，智慧的首要居所是我们的宇宙、世界，更具体地说，是我们的大地母亲。我正是这样理解“生态智慧”（ecosophy）一词的，它不同于“生态学”（ecology）一词。当前这个文化有一个主张，就是离开这颗行星，现代技术则使得我们把它想象成某种可能性，但这里不是批评这一主张的地方。人们可能将它解释为逃离世界（*fuga mundi*）；然而，这样的逃离不是离开地球而是逃避自我。这一综合病症包含了与我们的论题相关的一个基本观念：倘若一个人在地球上并不感到舒适，倘若地球不是一个智慧的居所，那么梦想星际旅行、想象离开地球，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因而地球只是这样一块地方：由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我们‘着落’在或‘坐’在上面，我们与它没有任何内在关系。萨满（shaman）为了启程去天堂而离开物质躯体时，关心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萨满离开地球，怀有返回地球并带回某种隐秘的智慧以

① “*Neque enim propter stellas homo, sed stellae propter hominem factae sunt*,” (Gregory the Great, *Homilia X in Evang.*, on Matt. Ⅱ: 1—12).

② Thomas Aquinas, *Summa Theologiae* Ⅰ, q. 115, a. 4, ad 3;另参看Ⅰ-Ⅱ, q. 77, a. 1).

帮助他人的目的。这样的旅行不是逃离地球，因为地球依然是居所。另一方面，现代太空旅行是人类学上的异化，不能与阿尔戈英雄(Argonauts)①相比。

2. 居所也有房子的意思；它是待造的一座建筑物。《箴言》第9章第1节不谈“住所”。它谈的是建造庙宇、房子、居所的活动。可以将这一活动翻译成“使一个居所适于居住”，通过搬入其中而把它装饰成一个居所。一个不适合居住的或者实际上无人居住的处所根本就不是居所——正如不为人所唱的歌就根本不是歌。但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居住活动的元政治(meta-political)方面，而是政治方面。（政治在这里指人的公共活动[*politeuma*]，人在城邦「*polis*]中的活动，而不是指政治家的特殊职业。）

《圣经》上称之为‘居所’，而不称为山洞或沟渠——当然也不称地狱、隐秘之所或高深莫测的奥秘。真正的奥秘是开放的和可理解的。真智慧是简易的，所以，虽然或许是难以确定的，但它肯定不是高高在上的。②‘任何隐藏的事总会被张扬出来’(《马可福音》4:22)。真正的秘传教导不是另一种学说，而是对外宣说的教导中不可

①阿尔戈英雄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，据说曾乘“阿尔戈号”快船随伊阿宋(Jason)去海外觅取金羊毛。——译注

②这一点得到以下这部书的强调：M. Machovec, *Die Rückkehr zur Weisheit: Philosophie angesichts des Abgrundes* (Stuttgart: Kreuz, 1988), pp. 87ff.

见的那一面；它对那些有眼却不能看的人是不可见的（参看《以赛亚书》6:9ff.;《马太福音》13:13;《马可福音》4:22ff.;《约翰福音》12:40,等）。“最大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”，一节来自克什米尔的湿婆教派的经文如是说。① 《中庸》上则说：“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”（Ⅰ,1,3）。

基督教对犹太教资源所作的再阐述，最超乎寻常的在于不再把智慧说成是学者、贵族、选民、“虔信者”、义人——甚至“圣人”——的特权。拯救面向所有人，而智慧也可为妓女、撒马利亚妇人、税吏、未割礼者所获得，并且首先为穷苦大众、孩子所获（如参看《马太福音》11:25）。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保罗引入智慧的双重意义。智慧有一可见的居所：“没有人点亮了灯去放在斗底下,一定是放在灯台上,好照亮全家的人”（《马太福音》5:15 参看《马可福音》4:21;《路加福音》8:16;11:23）。居所既非“完美者”的山洞,也非特权者的城堡,它是所有人的家(参看《约翰福音》14:2)。② 在波拿文彻看来，“我

① “*Etad guhyam mahāguhyam*”, Abhinavagupta, *Paratrīshikā-vivarana. Paratrīshikā* 2, J. Singh 英译, B. Bäumer 编(Delhi, 1988),第 18 页另参看第 53 页以下。Abhinavagupta 将该词译作“这一秘密,大秘密”或“这一秘密,非秘密”。词干 *guh* 字面的意思是“缄封”、“覆盖”、“保密”；*guha* 意思是“隐蔽之所”、“洞穴”、“沟壑”；*guhya* 被理解作隐蔽之所以及表示隐秘事物的象征（另参看 BG Ⅸ,1—2，那里谈到 *guhyātamam* 与 *rājaguhyam*）。

② 这里有一个关于 *oikia* 和 *monê* 这两个词的文字游戏：一栋房子，多个住所,多个家室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